

黄金地带

HUANG JIN DI DAI

三石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黄金

三石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三石，原名张磊，1963年生于苏州。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88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发表诗歌、散文、中短篇小说计80余万字。他还是知名的书评人及音乐评论人，96年获“中国歌坛十年成就奖”。《黄金地带》系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黄金地带

作 者：三 石

责任编辑：吴星飞 于奎潮

责任校对：醒 非

责任监制：江伟明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淮阴新华印刷厂

850×1168mm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200,000 199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0,601—20,6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057-7/I·998

定 价：1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故事梗概

姜洼市新华书店经理贺欣东邂逅前妻夏澜，此时的夏澜已是人称“澜姐”的大腕书商。昔日的爱人、冤家，今成对手……

夏澜设下陷阱，将新华书店副经理崔志勇拉入其中，相互利用；教育部门为教辅读物与新华书店争夺利润；文物商店插进一脚，蚕食书店的阵地；城建部门勒令书店拆迁，让出黄金地段；不法书商大搞非法出版活动，冲击正常出版发行秩序……

贺欣东顶住重重压力，大力推进改革，撤换败类，启用新秀，开拓农村市场，进军大商场，兴办连锁店……在商海中搏风击浪，展现了男子汉的铮铮铁骨。

贺欣东爱上了文化局干部何雪钰，寻求到温馨的港湾，而夏澜却不忘旧情，对贺欣东爱恨交加。突然何雪钰意外遭难，夏澜在报复贺欣东的同时又深深地伤害了自己……

本书情意缠绵，人物刻画真实细腻，情节跌宕，引人入胜……

当澜姐向贺欣东伸出右手的时候，贺欣东的心感到重重的一击。

贺欣东怎么也不会想到，在省城参加第六届夏季图书订货会的第二天晚上，会遇到近年来在图书发行二渠道赫赫有名的书商，人称“澜姐”的女人。

更让贺欣东感到震惊的是，这位澜姐竟是五年前离他而去的那位曾做过他妻子的女人——夏澜！

冤家，贺欣东心里说。

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他俩的故事还未完了。也许，五年前两人相拥的岁月只不过是人生舞台上的序幕。但很快，他便在心中扼杀了这种预感，他不愿重新落入她的网中，他的心一阵抖颤。

夏澜的出现对贺欣东来说是个谜，离婚前夏澜还是姜洼市《广播电视节目报》的一名编辑，离婚后一气之下去了北方，在其伯父所在的一家市场报做文化打工妹。可几年后怎么会混迹于图书发行“二渠道”，并成为圈内颇有影响的书商？竟然成了他的半个同行？真滑稽。贺欣东奇怪，自己过去怎么就没将所谓的“澜姐”与夏澜联想起来呢？想到这儿，他有一种自己在明处，而夏澜在暗处的感觉。

ABC31/05

一切恍若隔世，对方毕竟早已不是自己那娇小依人的妻子，而是如今做一本书便能赚几十万的书商。想得恶毒一点，在成功的后面她所付出的代价一定如一本很畅销的通俗小说。人生是场魔术，手法不同而已。

贺欣东想起五年前那触目惊心的一幕，心中自然多了一丝酸楚。

这次的相遇究竟是偶然还是属于夏澜的手笔？不管怎样，再也不能小看面前的女人了，不能让她捉摸出自己的心态，要以不变应万变。

贺欣东努力地控制自己瞬间的迷惑和冲动，他提醒自己，这是“澜姐”而非夏澜，是与新华书店较量、竞争的对手，自己不要有失一个新华书店经理的身份。

此时，贺欣东显得特别沉着，很帅地伸出手接过对方的小手：

“幸会，澜姐。”

“贺经理，又见面了。”

贺欣东说出“幸会”二字的同时，便觉得自己的虚伪，不如夏澜的冷静和分寸把握的老道，手微微抖了一下。夏澜似乎并未在意贺欣东，尤其显得落落大方。

后来，姜洼市文化局办公室主任何雪钰戏称这次握手是：“图书发行主、副渠道历史性会晤”。

此刻，他体验到自己所握的这只小手是那般的熟悉和温馨，依旧像当年那样柔软和温热，如小白鸽躺在自己的巢中那般的安详，他感到脑中一片空白。

就在小手脱离他的一瞬间，贺欣东忽然感觉到对方的食指轻轻地在他的手心上划了个“L”，一切似乎在有意无意之

间。贺欣东的血流猛地加速，多么熟悉又多么遥远，这曾属于他们两人世界的夫妻语言！这细微的动作，一下便将五年的空间抹清了，贺欣东的心又被重重一击。

他终于经不住诱惑仔细地打量起眼前的夏澜来。

身为姜洼市新华书店总经理的贺欣东，这次共带了姜洼的四位代表前来参加订货，除了书店的副经理徐以立及“批销中心”经理肖建民外，还邀请了市教育局的徐副局长携其夫人一道参加。

邀请市里与书店有关部门的官员，参加书店或出版社系统在旅游城市召开的各种名目的图书订货会，是贺欣东上任经理后的书店“经济外交政策”之一。参会的路费、会务费、旅游费用一律由书店报销，携妻带子游山玩水且带着丰厚的会议礼品回家，对被邀者极有吸引力。

这一招比书店出面请客送礼强上了百倍，你说大家这年头还有什么没有用过？什么没有尝过？

被贺欣东这次请来的徐副局长，是在姜洼市教育局排名最后的一位抓教学的副局长。到达省城的第一天，贺欣东就给徐副局长夫妇包了一辆“的士”，让他们在铺天盖地的大雨中玩去了。虽说天公不作美，局长大人倒是毫无怨言，乐玩不疲。

这次订货会最引人注目的，除了到处充斥浓烈的商战气息，订货会场内条幅、巨幅图书广告无处不在之外，便是“主战场”和“第二战场”的较量，即出版社、新华书店和书商的争长论短了。

此届夏季图书订货会在历届订货会中最为严格，组委会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有关规定，为了抵制出版界的不正之风，维护主渠道的声誉和形象，在发布订货会邀请时便明确，禁止二渠道书商进入会场进行任何图书交易活动，并作了“严禁场外交易、现金回扣，严禁非法出版物、盗印、盗版书进入场内”等等规定。纪律的宣布，无疑对二渠道书商的不法行为是一严重的抑制。

只不过这帮书商也并非省油的灯，只当会议规定是一种“幼稚”的冲动。早在订货会开幕前三天，全国三百多家集个体书店的近千名书商，就不约而同地云集离订货会场所不远的三星级宾馆“云阳大厦”，包租了“云阳大厦”五层至十一层所有的客房，摆开第二战场，与会议较起劲来。

一些在二渠道较为“著名”的书商，在这里便表现得十分牛气，大厦的大厅内显著的位置上，被贴上一张张白纸，其中一张上面写道：

广州祥文书店已到，住 2803 房间。

这样的主儿一般都是那些专做所谓畅销书，对市场看得特准的书商，他们常常能对市场上的某种畅销书形成垄断，并从不做期货，只做现金交易。不过，对于国营书店，他们则表现得尤为大度，手法十分简单：只要签名，日后结帐且高折扣、高回扣，也就是说只要书店业务主办人员在订货单上划上数字签上大名盖上业务专用章，供方则会立马掏出相应的现金交到对方的手中，不需任何收据。

这是最为原始也最为快捷的交易，书商们抓住一条死理，国营书店商誉最好，不会赖帐。只要将业务人员搞定了，放

长线能钓得大鱼。

这次，夏澜贴出的广告就更显得牛气冲天了：

北京澜姐——2808。

自然，这“第二战场”的中心，是在一间间的客房内。当你推开房门后，里面的主人便会亲热地招呼：“喂，哪来的朋友？”、“哥们，吃货还是兜货？”交易一般都在客房里秘密展开，无须任何人公证也万万不可公证。就这种订货会而言，这伙书商所战斗的主要对象则是出版社的老总和新华书店业务员。他们的战略是一帮人坐在客房守株待兔，另一帮人则向订货会代表的驻扎地——招待所频频出击。出击者或是不惜“巨资”在外宴请出版社的老总们和有长期往来的新华书店业务员，或是半夜带着样书的封面和合同、现金直接在订货会代表们的房间之间窜来窜去，行话叫“跑房”。

夏澜就是在亲自出马“跑房”时与贺欣东相遇的。

八月的淫雨飞泻，遮天盖地，下得旷日持久。密集的雨点在夜晚，像鞭子似的抽打着世上的一切。

中心大酒店的咖啡厅内洒落着桔黄色的灯光，一位肩披柔长黑发的少女文静娴雅地坐在洁白的钢琴前，演奏着由通俗歌曲改编的曲目《吻别》，旋律很流畅也很暧昧。

服务小姐轻轻地划了一根火柴，将桌上浮在高脚酒杯内的一根红烛点燃，问道：

“小姐先生点什么饮料？”

夏澜不容贺欣东答腔：

“一杯红茶，一杯清咖，咖啡请兑点五粮液。”

夏澜知道，红茶是贺欣东特殊的嗜好。夏澜自己不知从何时开始喜欢兑上白酒的清咖，浓郁的清香中混合着刻骨铭心的苦涩和希望的迷离最让人半梦半醒。

听到夏澜为自己点了一杯红茶，贺欣东的心一阵冲动和兴奋，毕竟曾是自己的女人，曾经将一切奉献给自己的女人，温暖向贺欣东的四周溢去。

无论是文艺作品还是现实生活，都以为铁骨铮铮、心如铁石才是男人的性格，才称得上是硬汉子。其实，真正的男人刚强的内里都有一颗温柔而脆弱的心。有首歌名叫《容易受伤的女人》，实际上男人尤其容易受伤，特别是自尊心。只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一般自身的心理平衡能力特别强，能随时将各种心理和生理的伤害，转变为竞争和抗衡的动力。男人，在经过了一天的艰辛奋斗之后回到家中，第一个愿望，便是能倒在女人温柔的怀抱中美美地睡上一觉，给自己补充上充沛的霸气。然而，作为男人另一半的妻子却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只知道自私地寻找自己所停泊的港湾，永远地强迫男人立在众人的面前，不让他有躺下休息的片刻。

夏澜是近几年才悟出这个理来的，常想，早几年在贺欣东身边时怎么就混混沌沌，只知道整天要控制他？

贺欣东觉得，这种温柔已如一把古老的六弦琴，只有古老的传说但永远也弹不出悦耳的旋律了，他的心早已疲惫不堪。

贺欣东此刻对夏澜及服务小姐歉意地说：

“早已不喝红茶了，也来一杯清咖吧，不要兑酒。”

夏澜的心暗暗一惊，看着贺欣东真诚的样子，并非是对

她的一种对抗。她感到，贺欣东真的变了。能将自己的嗜好给消灭的，一是依靠巨大的毅力，二是因受到巨大的伤害，贺欣东一定是出于后一种原由。想到此，夏澜心里不禁悲酸，有点控制不住自己。

“东东……”

贺欣东听到夏澜亲切地叫唤自己的小名，一瞬间哽住了，有泪冲出眼底。但极快，他又稳住情绪，依旧漫不经心的神态。

在夏澜的邀请下，贺欣东来到这家大酒店。夏澜是想重温旧情，还是纯属商业行为，贺欣东摸不透。他对书商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几年来，图书市场的风风雨雨，个体书商中出现了许多无视国家出版发行法规的行为。但愿，但愿夏澜不是这样。贺欣东觉得还是处于“守”势为好，因为，夏澜这五年的经历，他毕竟知之不详。

“澜姐，约我到这里来到底有何指教？莫不是为了什么书要我帮忙销售吧。我可明确两点，其一，我没有进货权；其二，我历来不允许我们书店从出版社、国有发行单位以外的渠道进货。我想，我想我们还是说点书以外的事情。”

夏澜突然感到浑身发冷，“澜姐”二字刺激得她的心一下子降到冰点，她哆哆嗦嗦，气得温柔漂亮的脸有点变形和脱色，半天没说出话来。

看着面前这位令她爱恨交加的男人，她想，为什么一对恋人、爱人一旦反目，便会行同路人呢，真是爱得越深恨得也越深？她不能容忍一个男人在自己面前如此傲慢、绝情。

终于，夏澜压着嗓门冲着贺欣东狠狠地说：

“我操……贺欣东你是什么东西，还其一、其二，跟我打

什么官腔？你不就是个县级市新华书店的破经理么，我要向你们书店走书还要用你？傻×，你们书店那个肖建民，早在前年就被我手下的用钱摆平了，还用你？操……”

夏澜此刻暴露出一种自卫的野性和粗俗，温柔转眼间荡然无存。贺欣东吓了一跳，夏澜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不再言语。

贺欣东深深地吐了一口气，眼睛转向那架洁白的钢琴。他觉得自己的话确实有点过分，在这种场合里少了一点人情味。但夏澜所表现出的粗俗，也是他所没有预料到的。他看到一个文化人的形象实实在在成了外衣，不过，夏澜的这种变化，也恰恰反映了她几年闯荡的艰辛。贺欣东的心隐隐作痛。

贺欣东就是这样，他永远会为别人着想，善解人意，特别对女人，也许，这正是他致命的弱点。

外面的雨水贴着玻璃幕墙往下直淌，无声无息，空气令人窒息。

很久，夏澜默默地从她那精致的手袋内抽出一包“三五”香烟，轻轻弹出一支给贺欣东，伸手在贺欣东的面前打燃火机。贺欣东接过烟点燃，并用食指在她拿打火机的右手上轻轻点了两点表示感谢，想缓冲一下气氛，说：

“学会了？真想看看你抽烟是什么样子。”

夏澜若涩地笑笑，自己点燃一支，凄楚地说：

“东东，五年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还会有见面的时候……你怎么就这么狠心，也不问问我这几年来是怎么过来的。自从走出姜洼我们原来的家，我经历了失魂落魄的巨大痛苦，一人漂泊在外，我真不知道怎样去活。可你却……连个问讯都没有，我有错，你也不能只当我死了，你是不是个男人。现

在，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为什么！”

夏澜转眼又成了受了伤的小猫，已是泪水汪汪。

贺欣东此时发现，面对女人，自己注定是个失败者，一个聪明的女人永远是个谜，永远是个优秀的演员，无论是在哪一座舞台上。

他深深地意识到，面前的夏澜与过去的夏澜已今非昔比。自己此刻成了一位忠诚的观众，他摸不透夏澜究竟演的哪出戏。

此刻，虽说贺欣东理解夏澜作为一个女人的感受，但他的直觉告诉自己，夏澜经过几年商战的磨练，不仅仅扮演着一个优秀演员的角色，而且是一个成熟的策划者、织网者。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夏澜自己所言，她早已向姜注新华书店推销图书，并“摆平”了批销中心的经理肖建民，这说明她一直在注视自己。

他感到这张网正向他袭来。千万不可自投罗网，贺欣东告诫自己。他希望，能尽快结束这场莫明其妙的会面。虽说，自己是那么迫切地想了解现在的夏澜，了解夏澜这几年的经历。

三十五岁了，夏澜的体型与五年前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内在气质与过去差距较大。记得做编辑时夏澜整天背着一个大挎包，里面塞满稿件，风风火火，高傲自大，常常口出狂言，无所顾忌。当初，贺欣东就是喜爱夏澜这种性格，活得自在、痛快。

贺欣东对夏澜记忆最深的，便是由介绍人介绍他们相互认识的一瞬的感觉，那也是这样一个夏天的晚上，夏澜穿着十分简洁，像男孩一样穿着一条肥大的沙滩裤，脚上趿着一

双塑料拖鞋，手上抓着一只梨在啃。贺欣东称之为“本色形象”。当然夏澜包装挺本色，但从内里还是散发出青春女性的和谐与协调。当时，这一本色形象大大出乎贺欣东的意料之外，夏澜与那些初次见面便故意修饰和包装自己，可没几天便会“原形毕露”的女孩有着天壤之别，这对贺欣东无疑是一种原始的刺激。

就是这瞬间的感觉，贺欣东便被红线给拴住了。

而此刻面前的夏澜早已失去了那种本色的质感，开始“精致”起来，长裙柔软高档的质地，毫不张扬但十分脱俗的样式，全身透出的是一种女人成熟、娇媚的魅力，又似乎不露山不显水地体现出自己的文化素质与高贵。只是，脖子上金光闪闪的项链和手指上的钻戒，有点俗。

夏澜脸上化着不显痕迹的淡妆，细腻白嫩的脸上闪动着少妇的光泽，在烛光中极其妩媚。深深的乳沟透发着性感的召唤，乳沟的正上方中，有一颗贺欣东十分熟悉的浅色的痣，让人尤感怜惜。贺欣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想女人真是不可思议，环境和财富能改变一个人。

钢琴的位置上，此时换了一位吹萨克斯的男孩，正吹着一首《回家》，让人愁肠寸断。看着眼前那熟悉的娇小身体，贺欣东的潜意识中涌起一种男人的冲动和亢奋，心底陡然掠过从前的事情来。但转眼间想到，如此美艳的身体不知在生意场上被多少人占领过，贺欣东又一阵厌恶。

无言的时刻，夏澜也静静地端详着贺欣东。

突然，夏澜那只手袋内传出手机阵阵的鸣叫。夏澜十分歉意地看了一眼贺欣东，掏出一只小巧的爱立信手机：

“什么事？”

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很兴奋：

“澜姐，快回 2808，事情搞定了，但那小子胃口倒不小，还提出要你亲自来谈。”

夏澜眉头微微一皱，看了一眼贺欣东，不动声色地说：

“知道了。”说完便关了机。

夏澜低着头将手机从左手转到右手，又从右手转到左手。贺欣东知道，今晚这场戏到此该收场了，心中也不免有种憾缺的感觉。

夏澜缓缓吐出一口烟，也有点莫名的抑郁：

“东东，过去的都已过去，毕竟夫妻一场。唉，静下来的时候常常想，也常常思念一起走过的日子，我也有很多错的地方……还说这些干什么，只是真的东东，这个世界真情太少太少，一切都成了一次性消费的交易，谁都成了快餐盘中的食品。”

眼中有泪溢出，夏澜取出一张名片：

“……这是我的地址，我希望再次能够见到你，希望能有合作的机会，无论在哪方面，过一段时间我要回姜洼一趟。我走了，公司里这会儿有笔业务等我去定。……操！对不起，我又要骂娘了，现在才真正体会到自己干活的艰苦，不能跟你们国营的比。”

说着，夏澜再次伸出小手。

贺欣东的心像被谁抓了一把，时空交替地在脑中飞速运转。他迫切地希望抓住这只小手再也不松开，去找寻失去的记忆，但记忆中的创伤又蜇得他痛彻肺腑。

他毫无表情地握住了它。

这次，他体验到这只小手，柔中有刚。

“再见，真的。”

夏澜将“真的”二字说得十分坚定，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咖啡厅。

贺欣东回到招待所房间时已是凌晨两点。

此时，订货会主办单位派出的业务员还没有入睡，正在几家销售量较大的书店代表的客房内，磨蹭着要求书店多划点订数，以完成自己的订货指标。

看到贺欣东走进房间，批销中心经理肖建民赶紧迎上去，神情极不自然：

“贺经理，真没办法，他们硬泡着要我们报订数，可贺总你不回来审订，我们怎么能随便报出去呢。”

肖建民说话的时候感觉到贺欣东的目光直射着他，冒着一股寒气。喘了口气后他小心地说：

“贺总……真是不知道，那个‘澜姐’竟是你的……噢，不，夏澜，我以前只是跟她公司的业务主办雯雯认识，从来没有见过她，真奇了，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

肖建民说得有点心虚，声音越说越低。

贺欣东冷冷地嗯了一下，与两位前来要订数的业务人员打了个招呼，便看起订单来。

突然，肖建民拍了一下脑门，上前喊道：

“呀，完了完了，怎么办，我忘了件大事。贺经理，刚才店里的刘书记打电话过来，说黑米区的几个乡全部遭到水灾，黑米门市部的课本损失严重，门市部的职工正在将课本抢运到银行的楼上呢。怎么办，贺经理？”

一句话说得贺欣东从椅子上忽地弹了起来，“课本”在他

的脑中高声地呼唤着：

“课本，课本，一万多户农家子弟的课本！”

贺欣东焦灼地在房中踱来踱去，看着窗外的雨，急得火燎燎的。

终于，他按捺不住自己，太阳穴上青筋暴起，脸色铁青，将手中的订单扔在床上：

“你搞什么搞，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先说，刚才你说来说去究竟想说些什么？你是书店的中层干部，应该知道什么是原则什么是轻重。”

贺欣东话中有话，经验丰富的肖建民心中一沉，不敢言语。

“肖经理，其一，我现在就租车赶往黑米，你立刻打电话到刘书记家，立刻通知书店所有的管理人员去黑米抢救课本，一定要保证黑米区学校的课本供应。现在多抢一包课本，就能解决几十位学生的用书；其二，你和徐经理明天早上立即到省新华书店向领导汇报，汇报完了火速回店。……徐经理呢？”

“他在教育局长的房间里商量教辅读物征订的事……”

贺欣东一字一字地说：

“这里的订单一律由徐经理把关，你协助，我重申一句，把——好——关。”

肖建民听出了音儿，惊得木愣愣地戳在那里，一边应着贺欣东的话，一边心想：完了，他妈的这个夏澜把我抖出去了，贺欣东突然让徐以立把订货关，情况不妙。真是见了鬼，哪里冒出来的夏澜，这个小女人一定早就知道我吃她们公司现金回扣的事儿，却一直缩在暗里不出面，真是被她害苦了。